

◀ (上接 6 版)

后迎来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此前备受压抑的学者们迫不及待地回归自己的研究领域，无暇顾及为他人做嫁衣的事，以至于《全集》是否继续出版的事情少人问津；最后是整理章太炎著作的难度相当大，当章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渐渐老去，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1979 年《全集》正式启动时，章念驰只有 37 岁，他不喜欢以章太炎的后人自居，理由是认为不能生活在前人余荫之下而沾沾自喜。彼时依然健在的祖母告诉他，人总有先死后死，先死的人来不及完成的事，后死的人应该帮着去做，这叫“后死之责”。

“家里需要一个人承上启下，不求你继承祖父的学问，但至少代表我们家属，不缺席这么重要的事情。”祖母的这番叮咛，让章念驰多了一份神圣的使命感。那时，父亲的改造还没结束，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和钢铁打交道，姐姐在部队，妹妹当医生），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他是家里唯一有可能参与的。“我没接受过训练，没这个水平，连鲁迅都说‘读不断、看不懂’，我又如何去点校文章呢？”章念驰说，冲动之余，并未意识到整理《全集》究竟有多难，“关于章太炎的故事，我只是比别人了解得多一点，而且客观来讲，家里保存了不少文献和手稿，应该尽可能给其他学者提供所需的编纂材料。”

章念驰回忆时提到，大部分校点工作是不需要编订的，将现成的文章加以编辑，归成一集即可，但是《医论集》《演讲集》《书信集》《太炎文录补编》不得不从散落在各处的报纸杂志上逐一收集。从上海人民出版社借调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后，他的任务

是整理和出版章太炎的《医论集》和《演讲集》。“怎么研究，怎么整理，怎么出版，完全没有人指导我，这是两部从来没有人整理编订过的文集，我更是不知从何着手。”带着无助和焦虑感，章念驰开始了茫无头绪的工作，“在社科院，我被人家认为是照顾来的，我也认为自己是没文化的。”为了辨识祖父的字，他想了个最简单的办法——照着家里的书法和手稿一遍一遍地抄写、记忆，直至熟稔于心。

“章太炎的医学成就不在文史哲研究之下，曾为当时的许多中西名医所赞赏，如陆渊雷的《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称其医学‘发前古之奥义，开后学之坦途’；章次公的《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认为‘先生于医，是以不求偏物，立其大者，立其小者，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所疏通证明者，而皆补前人所未举’，可以‘悬之国门’。但让人遗憾的是，无论医学界还是史学界，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章太炎的医学经历。”章念驰说，先祖对中医和西医的认识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一生担任过 4 个医学院的院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生，“不仅仅是学术之‘余绪’，医学在其学术生涯中是自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0 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表了《医术评议》，这是他的第一篇医学论著（1889 年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的《论医生不宜休息》就已经涉及医学知识），后来又陆续发表了 70 多篇专论，这些文章登在了《清议报》《绍兴医药月报》《学林》《华国月刊》《中华医学杂志》等报刊上。此外，在诸如《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著作中亦能发现与医学有关的内容。

章太炎弟子徐衡之主编的《宋元明清名医类案》一书，

收录了太炎先生医论 14 篇，取名《太炎先生论医集》；章太炎去世后，《苏州国医杂志》推出‘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收录医论 52 篇。1938 年，曾在章太炎门下担任家庭教师兼秘书的孙世扬以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出版了太炎先生的《猝病新论》，内含医论 38 篇。值得一提的是，这 3 本医论集之间存在许多重复的文章。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的谢诵穆也编过一本医论集，让章太炎亲自审定，但这些文稿在抗战时期不见了踪迹，颇为可惜。

上面提到的这些史料和出处，章念驰起初并不知道，重新做一本完整的《医论集》，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在《章太炎先生医学经历述评》一文的最最后，章念驰谈到了当年收集和整理祖父医论集的过程——“我根据太炎先生的经历，按图索骥，查阅了可以阅读到的与太炎先生医学有关的所有报刊杂志和书籍，走访了有关人士，寻访了有关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将他的医学论文一一加以辑录，认真梳理发表条秩，一一加注，说明文章的来龙去脉，并予以对校；又从章氏家族中辑获未刊手稿近 20 篇；并从太炎先生浩繁的著述中，辑取了有关论医的文字 10 多篇。”

医学门类的文章过于专业，自知是外行的章念驰便请来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让他率领上海中医文献馆的潘文奎、陈熠、张仁、宋知行、宋光飞一起参与，按照《中医古籍校勘整理与编辑工作要求》进行全面校勘。“在原收集之 140 余篇文稿中，除完全重复的篇章剔除外，共集 134 篇。至于每篇论文之前后次序，系以著作编写或出版年代的顺序为准编排成集。”负责最后统稿工作的潘文奎在“校点说明”中写



章太炎(前排右二)与留日学生合影



1935 年,章念驰父母结婚后拍摄的合家欢,前排右一为章太炎。

道,“本文经初校誊抄后,再请本馆顾问姜春华、馆员茹十眉、江克明 3 位审校。”

整理《医论集》用了 8 年时间,章念驰的每个暑假都是两点一线,不厌其烦地往返于家和中医文献馆之间。“到家也不能休息,在女儿的印象里,爸爸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章念驰保持了很多年,即便退休以后,依然如此。

比起《医论集》,同步启动整理的《演讲集》难度更大,因为涉及地域广、时间跨度长,贯穿了章太炎 30 多年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从 1906 年“苏报案”获释后东渡日本主持《民报》至 1936 年去世。“我循着他的足迹细细寻找,先后找到 170 多篇演讲的记载,然后去追溯每篇演讲的原始记录,再一一加以抄录标校。”章念驰形容自己是“拼了命”,可是收集工作进行了 10 多年,《演讲集》仍不具备出版的条件,“因为《全集》贵在于全,我还有不少当时的报刊没有机会阅览。”

之所以《演讲集》的工作进度被耽搁,是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章念驰进入了两岸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他的身份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到后来的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以及上海市政协台港澳侨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等,事务繁杂,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工作。2008 年,章念驰患了一次脑梗,这让他意识到“老已至矣”。于是一边主持两岸关系研究,一边抓紧时间整理未完成的《演讲集》,给每篇演讲文章加以编订、校对后,终于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统观全局,《章太炎全集》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出自太炎先生之手,唯有《演讲集》是个例外。作为演讲者,章太炎不可能手写或手订每篇演讲稿,所以大部分篇目是由他人代为记录,文章的质量也就无法保证统一。“演讲的内容较其他文字要来得通俗,便于读者了解他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章念驰表示,争议在所难免,但这本《演讲集》可以说是祖父“一生思想与学术的缩影,反映了这一代中国人救亡图强的艰辛”。

定稿时,章念驰没有回避《演讲集》的缺憾和不足,即



左为章太炎擅长的篆书《两都江堰市赋》,右为章太炎亲撰自传手稿。